

【历史研究】

论作为军事理论家的孙武及其兵道

李志军¹ 张博婉²

(1.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, 湖北 武汉 430072 2.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, 北京 100872)

摘要:人们多把孙子当成伟大的军事家, 其实, 孙子只是一个军事理论家。《孙子兵法》是老子道家思想在军事上的体现。然而, 孙子只懂军事, 不懂政治, 他没有把道家的哲学思想灵活地运用于政治, 所以他最终只是一个军事理论家。

关键词:兵; 道; 军事; 政治

中图分类号: E89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3-0751(2007)02-0172-04

人们往往把孙武当成一个伟大的军事家。

我们先看看历史上的记载。

孙武字长卿, 春秋末年人, 大约与孔子同时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记载孙子以兵书十三篇投靠吴王阖庐。用吴王宫中美女操演兵法。挑选吴王的两个宠姬为队长。因女兵们嬉笑儿戏, 欲斩二队长。吴王讲情不许。将二人斩首。队伍操练成功了, 孙子请吴王下来观看。吴王说: “将军罢休就舍, 寡人不愿下观。”孙子说: “王徒好其言, 不能用其实。”但阖庐知道孙子能用兵, 还是让他当了将军。后来吴国“西破强楚, 入郢, 北威齐晋, 显名诸侯, 孙子与有力焉”。

翻开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记载: “三年, 吴王阖庐与子胥、伯嚭将兵伐楚, 拔舒, 杀吴亡将二公子。光谋欲入郢, 将军孙武曰: ‘民牢, 未可, 待之。’……四年, 伐楚, ……五年伐越……六年, 大败楚军于豫章……九年, 吴王阖庐请伍子胥、孙武曰: ‘始子之言郢未可入, 今果如何?’ 二子对曰: ‘楚将子常贪, 而唐、蔡皆怨之。王必欲大伐, 必得唐蔡乃可。’阖庐从之, 悉与师, 与唐、蔡西伐楚, 至于汉水。楚亦发兵拒吴, 夹水陈。吴王弟夫概欲战, 阖庐弗许。夫概曰: ‘王己属臣兵, 兵以利为上, 尚何待焉?’ 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, 楚兵大败, 走。于是吴王遂纵身追之。比至郢, 五战, 楚五败。”

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记载: “吴以伍子胥、孙武之谋, 西破强楚, 北威齐晋, 南服越人。”

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: “十年冬, 吴王阖庐、伍子胥、伯嚭与唐、蔡俱伐楚, 吴兵遂入郢。”没有提孙武。

《国语》记载有伍子胥辅佐阖庐子夫差事, 不见孙武; 《左传》中有许多涉及吴楚争霸的内容, 亦不见关涉孙武的记载; 《资治通鉴》有关于吴起、孙臆记录, 没有关于孙武的记录; 《春秋公羊传》有关于伍子胥的记录, 没有关于孙武的记录; 银雀山出土的汉简, 残缺不全, 记载与《史记》基本相同; 有关《孙子兵法》的介绍文章中, 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史料。

由上可以看出, 孙武虽然名义上是个将军, 其实只是个参谋人员。《史记》中, 孙武除了操练了一次女兵以外, 没有指挥一仗, 没有任何英雄业绩。楚国“西破强楚, 入郢, 北威齐晋, 显名诸侯, 孙子与有力焉”, 孙子只是“与”有力焉, 有一份参与的功劳。

目前所流传的其他史书, 不见有孙武的记录。

吴楚争霸, 功劳大的应该是伍子胥。阖庐听取了伍子胥的骚扰战术, “楚于是始乎病”, “始用子胥之谋也。”“伍员以吴行人以谋楚。……伯州犁之孙嚭, 为吴太宰以谋楚。”孙武的重要性, 显然还不如后来给吴国带来灾难的伯嚭。

收稿日期: 2006-03-24

作者简介: 李志军, 男,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。

张博婉, 女,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。

在战斗中,显得有勇有谋的,是阖庐弟弟夫概。在柏举战役中,夫概以五千士卒奋勇发起进攻,打败楚兵。在清发战役中,夫概向吴王献计,待敌半渡而击,又一次打败楚军。

吴王阖庐也是一很有谋略的军事指挥家。

昭公十七年,吴楚两军在长岸作战。阖庐还没有称王,被称为“公子光”。吴军败。楚军缴获了一条叫做“馀皇”的大船。公子光说:“丢掉先王的坐船,难道是我一人的罪?请大家帮我。”就派三个壮汉,潜伏在船边。公子光喊三次“馀皇”,三个壮汉交替回答。楚军混乱起来。吴军趁机进攻,大败楚军,夺回大船。

昭公二十三年,楚国率诸侯国联军与吴在州来交战。楚令尹尹瑕死。公子光向吴王分析说,追随楚国的,都是小国,同役而不同心。楚令尹死后,元帅地位低贱,只是受宠,政令不一。提出分兵进攻,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。并提出先头部队引诱敌人的战术。吴王听从公子光的建议,派三千罪犯先攻胡国、沈国和陈国。吴王和公子光、公子掩馀各带一军精兵紧随于后。吴国的罪犯部队有的战斗,有的乱跑。三国军队争着俘虏吴军,阵脚大乱。吴军突然进攻,大败三国,活捉了胡沈二国国君和陈国大夫。吴军释放三国的俘虏,让他们奔逃到其他国的军队中乱喊:“我们的国君死了!”吴军摇旗呐喊,冲了上去。楚兵拼命逃跑。联军土崩瓦解。吴王阖庐的用兵之术颇合《孙子兵法》而这是在孙武谒见阖庐之前发生的事。

从史料上来看,孙子参与了定公四年与蔡、唐联合伐楚的战役。吴军占领了楚国的国都郢,伍子胥还鞭挞了楚平王的尸体报了仇。但苏洵认为这次战役吴国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。楚国从秦国搬来了兵,赶走了吴军。越国借机侵吴报仇。吴王的弟弟乘机称王作乱。吴王阖庐奔走不暇。老苏把失败的责任归疚于孙武。孙武在兵书上说得头头是道,天花乱坠,在实战中却不知运用。苏洵便以子之矛陷子之盾,“若按武之书以责武之失,凡有三焉。《九地》曰:‘威加于敌,则交不得合。’而武使秦得听包胥之言,出兵救楚,无忌吴之心。斯不威之甚,其失一也。《作战》曰:‘久暴师则钝兵挫锐,屈力殫货,则诸侯乘其弊而起。’且武以九年冬伐楚,至十年秋始还,可谓久暴矣,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?其失二也。又曰:‘杀敌者,怒也。’今武纵子胥、伯嚭鞭平王尸,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,此司马戍、子西、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。勾践不颓旧冢而吴服,田单谲燕掘墓而齐奋,知谋与武远矣。武不达此者,其失三也。然始吴能以入郢,乃因胥、嚭、唐、蔡之怒,及乘楚瓦之不仁,武之功盖以鲜耳。天以武自为书,尚不能自用以取败北,况区区祖其故智余论者。而能将乎?”苏洵认为吴起虽然兵书没有孙武写得,名气没有孙武大,然而“吴起始用于鲁,破齐;及入魏,又能制秦兵;入楚,楚复霸。而武之所为反如是。”结论是:“书之不足信也,固矣。”(《嘉祐集卷三·权书下》)

在我看来,孙武的确不是一个称职的将军。“武殊无一

谋以弭斯乱。”连个谋士也不够格。但苏洵把过失归咎到孙武和《孙子兵法》是不对的。原因是在这次战役中,孙武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。正如不能把首功标在孙武名下一样,按过错,孙武只能负连带责任,而不应是主要责任人。

三

《孙子兵法》确实写得很好,孙武也似乎是个知兵之人,吴王阖庐又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,为什么没有重用孙武?可能有两点原因:第一,孙武的出身不如伍子胥和伯嚭。伍、伯二人都是楚国贵族,对楚的情况很了解,当时吴的主要敌人正是楚国。第二,最重要的一点,孙武是一个纸上谈兵、不通世务的书呆子。孙武操演女兵,断然拒绝吴王的讲情,斩了吴王二宠姬,理由是“将在军,君命有所不受”,思维僵化,言语生硬,行为偏激。同样是违背吴王命令。“兵以利为上”,夫概的话说出来就不一样。惊悲之余,吴王还哪有心情再看操练?“去宾馆休息吧!知道你有本事了。”这句话应该不是赞赏,而是失望和气愤。孙武反而埋怨阖庐言不副实。阖庐能把大权交给孙武吗?让孙武继续留下来,并让他当了将军,听从他的建议,也算是一个明君了。

我不是说孙武不该斩二姬。而是说,这样的将军,只能使国君感到恐怖,即便他大公无私。国君和将帅之间的关系总是十分微妙的,而这是将军能否全身心统兵打仗的关键。乐毅,深得燕昭王喜爱。燕昭王把倾国兵力都交给了他,连下齐城七十余座。后燕昭王死,燕惠王立。惠王本来就与乐毅不和,又中了田单的反间计,以骑劫取代乐毅。乐毅只好投奔了赵国。结果田单很快就打败了骑劫,失陷的齐城一一收复。为将者,不得国君信任,性命尚不自保,能打仗吗?

《孙子兵法》面面俱到,唯独没有认识到如何处理好将帅与君主的关系。

《始计》:“将听吾计,用之必胜,留之;将不听吾计,用之必败,去之。”

《谋攻》:“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:不知军之不可以进,而谓之进;不知军之不可以退,而谓之退,是谓縻军。不知三军之事,而同三军之政者,则军士惑矣。不知三军之权,而同三军之任,则军士疑矣。”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。”

《九变》:“凡用兵之法,将受命于君,……君命有所不受。”

领导瞎指挥不行,不放手当然不行。疑人不用,用人不疑,应当如此。如何才能使君主放心呢?孙武把信任关系建立在将军自身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上。

《作战》:“故知兵之将,生民之司命,国家安危之主也。”

《谋攻》:“夫将者,国之辅也,辅周则国必强,辅隙则国必弱。”

《地形》:“故战道必胜,主曰无战,必战可也;战道不胜,主曰必战,无战可也。故进不求名,退不避罪,唯人是保,而

利合于主，国之宝也。”

《用间》：“以争一日之胜，而爱爵禄百金，不知敌之情者，不仁之至也，非人之将也，非主之佐也，非胜之主也。”

为将要凭良心为国为民为君，你不信任我就是你的错。孙武弄错了主从关系，将主君次，在战场上没错，在理论上也没有错。但在现实中呢？

刘邦帅兵出征，萧何留守后方，故意让儿子当刘邦的随从，为人质。然后刘邦才能放心打仗。周亚夫的细柳营，一直被当作军纪严明的典范。就连天子到前线慰问，门卫也喝道：“军中闻将军之令，不闻天子之诏。”文帝当时称赞，心中恐怕不会没有阴影。宋代的洪迈就对此不以为然，认为周亚夫是在“作秀”：“文帝称其不可得而犯。今乃有军中夜惊相攻之事，安在其能持重乎？”周亚夫尽管忠心耿耿，屡立大功，景帝还是说：“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！”最后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呕血而死。这种例子多得很。

自以为有功有能力之将，大多骄矜。就连苏洵所推崇的吴起也一样。吴起听说田文为魏相，就质问田文，论谁功高有本事，有资格当丞相。“你确实比我强。但是现在，”田文说，“主少国疑，大臣未附，百姓不信，方是之时，属之于子乎？属之于我乎？”吴起沉默良久，说：“属之子矣。”吴起还是有点自知之明。书生气有余，社会经验不足。司马迁的评价很客观：“能行之者未必能言，能言之者未必能行。”（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）

四

那么，孙子的军事思想的精髓是什么？是“道”；是老子哲学在军事中的运用。

毛泽东说《老子》是一部兵书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《老子》：“君人南面之术也。”西汉军事谋略家陈平说：“我多阴谋，是道家之所禁。”司马迁也说：“陈丞相平少时，本好黄帝老子之术，……常出奇计，救纷纠之难，振国家之患。……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？”（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）近代学者颇多注意《老子》与《孙子》的关系。如南怀瑾讲“老子”先讲“孙子”。李泽厚将“孙子老子韩非子”合说。方东美却批评陈平蒯通对《老子》歪曲。等等，看法不一。

在谈《孙子》与《老子》之间的关系时，应明确两点。

其一，二人及其著作的历史记载均很含糊，孰先孰后，学术界争议很大。所以不能说孙子的思想就是出自老子的思想，也不能说二人没有相互影响，拘泥于此没有意义。

其二，孙武的“道”，是不同于老子的“道”的。二人著作首先都提出了“道”。《孙子兵法》开篇就说，“孙子曰：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道也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故经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计，而索其情：一曰道，二曰天，……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，故可以与之死，可以与之生，而不畏危。……”“兵者，诡道也。”《老子》的第一句话是：“道，可道，非常道。”老子的道有两层意义：一是本体，是万物之母；二是万物生有的

规律。二者又是一体的，是无，也是有，是母，也是子，是超越的，也是内在的，是不生之生。孙子的道，也有两层意义：一是王道的道，是儒家意义的道德的道；二是兵道的道，是兵法，是用兵的窍门。司马谈说：“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合无形，瞻足万物。其为术也，……与时推移，应物变化。立俗施事，无所不宜。指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中国的哲学本身就是实践的哲学。老子的哲学思想是体、是根、是本，孙子的军事科学是用、是花、是果。

孙武的兵法与老子的哲学相通之处在哪里呢？

老子的基本观点是“无为而无不为”。牟宗三先生说：“无为是高度精神生活的境界，不是不动。”^①无为就是去掉一切外在的形式的东西，保持独立的、超然的、冷静、灵活的心境来面对世间万物。致虚守静，虚静观复。无为才能虚静，虚静才能不为外在的纷杂现象所迷，才能照察得清清楚楚，才能产生无限妙用。牟先生说：“显这个无的境界的目的是要你应世，所以‘无为’一定连着‘无不为’。有无限的妙用才能应付这千差万别的世界，所以道家的学问在以前叫做‘帝王之学’。”^②

《孙子兵法》首先讲的不是如何用兵，而是不战而胜。“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次攻城。”（《谋攻》）

孙子的不战与老子的无为相同，不是真的不战，而是知雄守雌，知白守黑，知荣守辱，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，而又不失去打败敌人的战机，“故能自保而全胜也。”（《军形》）《老子》曰：“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”（《老子·三十三章》）“道常无为，而无不为。侯王若能守，万物将自化。”（《老子·三十七章》）“天之道，不争而善胜。”（《老子·七十三章》）孙子说：“故善战者之胜也，无智名，无勇功。”（《军形》）“善用兵者，修道而保法，故能为胜败之政。”（同上）“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而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”（同上）不战而胜的前提是对敌我双方形势的充分了解。“故经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计，而索其情，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。……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，知之者胜，不知者不胜。”（《始计》）“兵法：一曰度，二曰量，三曰数，四曰称，五曰胜。”（《军形》）“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于无算乎？”（《始计》）“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”（《作战》）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”（《谋攻》）

李泽厚论《老子》和《孙子兵法》时说贯穿在这条线索中对待人生世事的一种极端的“清醒冷静的理知态度”^③，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。这个观点不错。老子说：“善为士者不武，善战者不怒，善胜敌者不争，善用人为之下。”（《老子·三十八章》）孙子说：“是故智者之处，必杂于利害。杂于利，而务可信；杂于害，而患可解也。”（《九变》）“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；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”

《火攻》)

但老子和孙子讲的是“虚静”，而不仅仅是“冷静”，不仅仅是计以利害，“知得失之计”；而是“知动静之理”，以静制动，后发制人。静静地等待，寻找敌人的破绽，“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”老子说：“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，归根曰静，是谓复命。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，凶。”（《老子·十六章》）孙子说：“始如处女，敌人开户，后如脱兔，敌不及拒。”

《九地》)

李泽厚继续说下去就更不正确了。他认为老子的：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”，说明了“兵家，道家重客观实际而不讲情感。”^④他忘记了兵家的冷静理知不动情感只是一种思考问题时，透过现象，把握本质，虚静观复的心境。支持这一理知的是“怒可以复喜，愠可以复悦，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”（《火攻》）以“人”为上的博大情怀。李泽厚先生也忘记了老子哲学“正言若反”的思辨特点。其不仁正是至仁。老子说：“天下有道，却走马以粪，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。罪莫大于可欲，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。”（《老子·四十六章》）“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。其事好还。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；大兵之后，必有凶年。”（《老子·三十章》）“兵者，不祥之器。非君子之气，不得已而用之。……胜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乐杀人。……杀人者多，以悲哀泣之。战胜，以丧礼处之。”（《老子·三十一章》）他认为老百姓的一切灾难，来自于人们（国君）的称勇斗狠争王争霸以及穷奢极侈假仁假义。所以老子说：“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，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。”（《老子·六十五章》）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（《老子·七十九章》）“圣人无心，以百姓之心为心。”（《老子·四十九章》）“故圣人云：‘我无为，而民自化；我好静，而民自正；我无事，而民自富；我无欲，而民自朴。’”（《老子·五十七章》）他的圣人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圣人。孙子的“不战而胜”，老子的“无为无不为”正是一种大仁大义、大智大勇。

老子、孙子思想，均可用一个字来概括——“水”。

水之性，去高就下，不嫌卑污。不捐细流，所以能成江海；不自以为大，所以能成其大；不与万物争，所以天下没有能与之抗衡。正是老子理想中的“道”。《老子》曰：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”（《老子·八章》）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”（《老子·六十六章》）然而“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（先）（胜），以其无易之也。故柔之胜刚，弱之胜强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”（《老子·七十八章》）

水本无形，其静为积水幽潭，其动为千仞之溪。水本柔弱，一旦汇成洪流，借诸于山川之势，就有排山倒海之力。水之用，正如孙子心目中的用兵之道。孙子曰：“胜者之战民也，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，形也。”（《军形》）“激水之疾，至于漂石者，势也。”（《兵势》）“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，避高而趋下；兵之形，避实之击虚。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

兵无常形，水无常形；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”（《虚实》）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因势利导，避实击虚。无形之形，千变万化。对水的不同层次的理解，正好形象地说明了“道”在老子哲学与孙子兵法上的“体”与“用”的关系。《老子》的哲学体系，有与无，为与无为，实与虚，动与静……等一组组矛盾，以无、无为、虚、静为本，对立双方相互转化。“反者，道之动；弱者，道之用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（《老子·四十章》），“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返”（《老子·二十五章》），仍归之于虚、静、无、玄。牟宗三把“玄”叫作转圆圈，无中生有，有返为无。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”这个玄，真是妙不可言！你看不见，摸不着；迎接它，不见其首；追随它，又不见其后。“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尽。”（《老子·六章》）

《孙子兵法》同样讲一个“玄”字。“故能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。……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也”（《始计》），“乱生于治，怯生于勇，弱生于强”（《兵势》），是讲战争中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。老子说：“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。”（《五十七章》）孙子说：“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……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哉？”（《兵势》）又是一个圆圈，转化循环，变幻无穷，神出鬼没，深不可测。“纷纷纍纍，斗乱而不可乱也；浑浑沌沌，形圆而不可败也。”（同上）“微乎！微乎！至于无形，神乎！神乎！至于无声，故能为敌之司命。”（《虚实》）玄妙莫识，才能把握战争的主动权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“善守者，藏于九地之下，善攻者，动于九天之上。”（《军形》）“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，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”（《虚实》）。

唐人王真说《老子》五千之言，都是兵法，虽然说得有些过分，但这本书确有很多地方直接言兵，几乎是《孙子兵法》中的原话。老子说：“将欲歛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先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。”（《老子·三十六章》）孙子说：“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奋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。”（《始计》）老子说：“善摄生者，陆行不遇兕虎，入军不被甲兵。则兕无所投其角，虎无所措其爪，兵无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无死地。”（《老子·五十章》）孙子说：“出其所不趋，趋其所不意。行千里而不劳者，行于无人之地也。”（《虚实》）

以“兵”为用，以“道”为本，变化之妙，存乎一心。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，就是道家思想在军事中的灵活运用。可惜的是，孙武仅懂理论，不懂社会，仅懂军事，而不懂政治，最终只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。

①②牟宗三：《中国哲学十九讲》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85、92页。③④李泽厚：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86页。

责任编辑：秋 河